

# 柏拉图《斐勒布篇》中的建筑讨论

青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苏格拉底：首先，以吹笛子为例，这很明显。和谐不是通过度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训练的偶然性达到的，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是通过观察弦的振动来找到度量关系的。所以其中混杂了很多不精确性，很少有可靠性。

普罗塔库斯：很正确。

苏格拉底：难道我们没有发现医学、农业、航海以及战略都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吗？

普罗塔库斯：的确是。

苏格拉底：但是对于建筑，我相信它在技艺上比其他门类更为优越，这要归因于它对度量以及仪器的频繁使用，这些事物给了它很高的准确性。

普罗塔库斯：以什么样的方式？

苏格拉底：在造船与建筑中，以及其他很多与木工相关的技艺中。因为它要使用直尺与圆规，以及石匠尺、绳子、一种被称为木匠方尺的精巧器械。

普罗塔库斯：你说得非常正确，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将被称为技艺的东西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像音乐，在实践中精确性较少，另一部分像建筑，有着更多的精确性。

普罗塔库斯：同意。

苏格拉底：现在，让我们说那些被称为是最基本的技艺，是所有这些中最精确的。

普罗塔库斯：我想你所指的是算术以及其他你在其之后提到的门类。

——柏拉图，《斐莱布篇》(Philebus)<sup>①</sup>

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可以看到，在他写作的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古希腊的专业建筑文献。遗憾的是，这些文献都未能留存下来，使我们失去了了解古希腊建筑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窗口。

不过，一个补救的方式是在其他非专业文献中寻找与建筑有关的资料。比如在保存较为完好的柏拉图篇章中就有许多与建筑有关的内容。以上这段话就摘自柏拉图著名的对话录《斐莱布篇》。学者们基本认同《斐莱布篇》是柏拉图的晚期作品，它一方面体现了柏拉图的成熟观点，另一方面也比中期作品如《会饮篇》(Symposium)、《斐多篇》(Phaedo)和《理想国》(Republic)更为灵活和多元。在《斐莱布篇》，苏格拉底先后与两位年轻人——斐莱布和普罗塔库斯——讨论什么样的生活更为理想，是应该追寻“快乐”(pleasure)还是追寻“知识”(knowledge)？苏格拉底所支持的观点是：最理想的是知识与快乐成比例的混合，但是在其中知识更为重要，而且应该选择知识中最高层级的。

在这一论述中，苏格拉底借用了建筑的例子，他试图说明，就好像不同的白色纯度不一样，不同的技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理智。在这种比较中，建筑显得比音乐、医学、农业、航海更为优越，因为建筑需要使用尺规等器械，所以有更高的精确性。这段话的重要性显然不在于使用尺规，而是在于它体现了建筑领域中的柏拉图主义观点。经典的柏拉图主义理论认为，永恒的、纯粹的、不变的东西(being)才是本质，才是完美的，而变化的东西则是不完美的、非本质的。尺规的使用使得建筑师能够使用数学与几何知识指导技艺，而数学与几何可能是现实世界中最能接近于永恒、纯粹和不变性的东西，所以使用数学与几何使得人们更接近于本质，也就更为理智和完美。

对于建筑来说，这样的话强调了数学与几何性质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它们的价值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工具性，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利用了数学与几何，建筑得以超越其他技艺，更为靠近能够揭示一切真理的哲学。这无疑是一种强烈和独特的建筑理论观点。虽然不是为了阐述建筑理论，但柏拉图的话语几乎可以被认为预示了此后超过两千年西方建筑理论中最重要的一股思潮，那就是将数学与几何比例看作理想建筑的基础。这种观点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从维特鲁威到勒·柯布西耶等众多建筑师的论著中。

同样不是直接谈论建筑，但是对于建筑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斐莱布篇》中的另外一段话，这里也摘录如下：

苏格拉底：好，那么如果我们不能以单一形式理解善(good)，我们就只能在三种事物的结合中寻找它，这三种事物是：美(beauty)、比例(proportion)，以及真理(truth)。<sup>②</sup>

① 本段文字翻译自 Plato. Plato: Complete Works[M]. 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446.

② 译自 Plato. Plato: Complete Works[M]. Indianapolis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454.